

会计合约安排与会计信息失真

刘建秋¹, 刘冬荣²

(1. 湖南科技大学 商学院, 湖南 湘潭 411201; 2. 中南大学 商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3)

摘要:现代企业是一组合约关系的联结, 会计是企业合约的一个组成部分, 它在本质上是企业合约履行程度与履行效果的度量。现代企业合约安排规定经营者享有企业剩余索取权, 而会计合约安排规定经营者享有剩余会计规则制定权与会计规则执行权, 这种经营者既分享企业剩余又控制剩余计量的制度安排, 构成了会计信息失真的制度逻辑。要根本扭转会计信息失真的顽疾, 必须对现行剩余会计规则制定权与会计规则执行权合约安排进行重构。

关键词:会计合约安排; 会计规则制定权; 会计规则执行权; 剩余索取与剩余计量; 会计信息失真

中图分类号:F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04)06-0086-09

虚假会计信息已经成为世界经济领域的一大公害, 我国资本市场上会计造假事件也是层出不穷, 前几年还一度有愈演愈烈之势。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深刻的内因, 会计造假的根源何在? 本文从会计的合约性质出发, 试图从现行会计合约的制度安排中寻求答案, 并提出了一个会计合约安排与会计信息失真的一般分析框架。

一、会计的合约性质

现代会计的产生是以两权分离作为历史和逻辑起点的。在两权分离之前漫长的会计发展史上, 会计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引起过人们如此广泛的关注。两权分离引发的委托—代理和企业相关者利益问题的研究促使企业与会计理论发生了巨大变革, 研究会计的合约性质必须从探讨企业的契约理论开始。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 企业被描述为一个生产函数, 并建立在以人的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 市场完全竞争, 从而具有零交易成本等一系列假设之上。科斯

收稿日期: 2004-03-18

作者简介: 刘建秋(1972—), 男, 湖南桃江人, 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讲师, 中南大学商学院博士生;

刘冬荣(1942—), 女, 湖南桃源人, 中南大学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1937)从交易成本的角度指出,企业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成本而建立的以替代市场价格机制的行政权威机制,是以相对固定的长期合约来代替市场。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72)从团队生产和信息成本的角度指出,企业的性质是一种特殊的合约,它把一组联合的生产要素组织起来投入团队生产,这种合约能增进团队的效率。詹森和麦克林(1979)认为,企业是介于生产要素所有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一组合约关系联结的法律虚构。张五常(1983)提出了关于企业性质更透彻的解释,认为企业与市场只是合约安排的两种不同形式而已,其性质在于以劳动要素市场取代中间产品市场,或者说以一种类型的合约代替了另一种类型的合约。杨小凯和黄又光(1995)通过建立企业一般均衡的契约模型进一步指出,企业是一种间接定价的制度,通过把剩余索取权界定给经营者这种对管理型劳动的间接定价,节约了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威廉姆森从资产专用性的角度研究了企业合约的形成,在包含专用性资产(投资)的交易中,由于专用性资产的“套住”效应,拥有专用性资产的一方为防止另一方的机会主义行为,必然会要求合约关系的连续性,因此必须建立纵向一体化组织或签订长期合约来代替现货市场,这种纵向一体化组织或长期合约就是企业。周其仁(1996)关注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的天然不可分离性,认为企业是一个市场里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

因此,企业的性质可以概括为,在正交易成本的世界里,为节约交易成本,由要素所有者(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签订的一组合约。谢德仁(1996)更认为,企业是要素使用权交易合约的履行过程。利益相关者之所以把生产要素投入企业订立合约并使合约顺利履行,其目的当然是自身财富的增长,或者至少保持自己财产在社会财富中的相对份额。在企业内外相关者签订合约并履行的过程中,会计的作用不可或缺,这主要表现在企业合约存续的整个过程中,会计对企业相关要素进行确认、计量、记录、报告、披露与监督。缔结企业合约前,利益相关者是否愿意缔结企业合约、与谁缔结,都必须依赖市场上已有的会计信息做出决策。缔结企业合约时,首先要对利益相关者投入资源和其在企业里所享有的权益进行确认与计量,这是企业合约所有权安排的重要基础。缔结合约只是企业的开始,只有合约的顺利履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才能最终实现。在企业合约的履行中,会计通过对企业各要素的持续确认、计量、记录、报告和披露,对合约的履行程度和履行效果进行实时的反映,使各方随时掌握企业合约履行状况的动态发展,以便决定是继续履行还是终止合约,因此企业合约的履行过程与会计系统的运行不可分离。会计信息系统提供的会计信息主要反映企业特定时日的财务状况、特定期间的经营成果与现金流量情况,可以作为企业产出的替代变量(杜兴强,2003)。从这个意义上讲,会计是企业合约履行程度与效果的度量工具。利益相关者绝对财富和相对财富的增长,其根本途径就在于从企业获得报酬,而且这种报酬越多

越好。企业到底实现了多少收益,按照企业合约规定各方能得到多少,都需要依赖会计对企业剩余进行计量。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其他利益相关者无法直接确认经营者是否依法履行合约、是否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必然要求对合约的履行状况做出说明,这就是会计信息的披露。因此,没有会计,企业合约根本无法签订与履行。会计是企业得以形成的粘合剂,没有会计,企业将不复存在(Christis,1992)。

不仅如此,当企业合约取代市场来配置资源并组织生产时,会计就成为企业合约的一个子合约。企业和市场作为相互替代的配置资源的有效方式,都需要相应的机制解决如下问题:(1)决策权威的分配机制;(2)对行为的评价机制;(3)对相应行为的激励和惩罚机制(Jense 和 Meckling,1992;Brickley et al,1997)。当经济活动通过市场机制来组织进行时,市场价格会自动实现上述功能。企业合约取代市场后,权威必须代替价格在企业内部进行决策。这意味着,市场价格不再可得,企业必须寻求赖以分配决策权、评价行为以及对行为进行奖惩的途径,这时正是会计起到了对企业组织的控制作用。正如企业代替了市场,这里会计替代了市场价格(Ball,1989)。会计替代市场价格使企业得以有效运行,会计本身就成为了企业合约的一部分。

作为企业合约里的一个子合约,会计合约是企业合约签订与履行的前提和基础。因为利益相关者组成企业时,必然会考虑其在企业合约的签订与履行中以货币计量的责、权、利关系。会计合约作为一种共同知识(显性合约)引入企业合约中,以便鉴定相关主体之间的这种利益关系。会计合约的主要功能从微观上看有如下几方面:(1)计量每个人的贡献;(2)计量向每一参与者分配的利润;(3)向合约各方报告契约履行情况;(4)向潜在的合约参与者提供信息;(5)提供像共同知识那样的特定信息,以降低合约履行成本(桑德,1997)。从宏观上看,会计合约在实践中具有“行为约束”和“报酬依据”的功能,这些功能主要体现在会计准则和其他约定的会计制度上。这些准则和制度构成会计合约的主体,它规定了企业合约参与主体的行为约束和利益分享边界,因此会计合约具有明显的经济后果,不同的会计合约内容(会计准则和会计政策选择)会引起企业产权这块蛋糕在各主体之间的不同分配。

会计合约具有明显的经济后果,它是企业合约履行程度和履行效果的度量。而会计计量是会计系统的核心职能,现代会计围绕会计计量这一核心还确立了会计确认、记录和报告等环节。因此对会计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的规则构成了会计合约的核心内容。由于会计规则的经济后果特性,会计规则的具体内容和形式一直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但是,这并没有抓住利益关系问题的实质,因为会计规则一经制定并成为公共知识,它就定格了企业各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分配关系,而隐藏在会计规则背后的制定这些规则的权利,才是引起企业各主体之间利益变动的因素。谢德仁(1997)把这种权利安排叫做会

计规则制定权合约安排,它无疑也构成会计合约的主体。另外,由于合约的不完备性和人的有限理性等因素的制约,谁具体对会计准则实施执行,也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各相关主体的利益,因此,对会计准则的执行权(表现为会计人员管理体制)的选择也可能引起利益在各相关主体之间的重新分配。这样,就构筑出本文一个会计合约的基本框架:现代会计合约安排包括会计规则制定权合约安排、具体会计规则合约安排和会计规则执行权合约安排。

二、会计合约安排:会计信息失真的逻辑

1. 企业所有权安排的理论与实践

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是一系列要素使用权交易合约的联结。由于人的有限理性,交易成本的存在和现实世界的复杂性,这些合约只能是一些不完备的合约。即它不可能预料到所有的情况,也无法详尽地规定各种情况下各方的权利和责任。这种不完备合约的遗漏条款主要表现为企业的剩余控制权,这是企业要素使用权合约中各方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要素使用权交易合约的另一核心问题是企业剩余索取权。对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安排是企业所有权安排的关键。在现代企业的委托—代理组织框架下,企业合约参与者可以归纳为委托方——物质资本所有者和代理方——企业经营者。无论企业所有权如何安排,企业的生产经营是由经营者负责的,因此他们总是对企业具有相当的“自然控制权”(张维迎,1996)。这样,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就天然地被经营者所享有。由于契约的不完备,以及经营者的剩余控制权劳动最难观察与监督(张维迎,1995),为克服经营者的道德风险,必须对他们进行适当的激励。在这种约束下,企业所有权安排原则可以概括为:(1)企业的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应尽可能匹配,即权利与责任的分布应尽可能对称。否则,控制权就会变成一种“廉价投票权”,拥有控制权的人并不对拥有权利的后果负责,从而不可能真正负责任地使用权利。(2)剩余索取权应尽可能分配给企业中最重要的人员,因为他们的积极性对企业的成败最为关键(张维迎)。(3)剩余索取权应分配给企业中最具有信息优势,最难监督的成员,因为对他们最有效的监督办法是让他们自己监督自己。对经营者这样既重要又难以监督的成员,不让他们拥有相当的剩余索取权是不可能真正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的。(4)控制权的安排应与所需的专门知识相匹配才最有效率(詹林和麦克林,1999)。这样,企业剩余控制权理所当然应该安排给经营者。但剩余索取权是否也该安排给经营者呢?由于经营者的人力资本与其自身不可分离的产权特征决定其具有不可抵押性,因而无法承担经营风险,因此企业剩余索取权应该由承担经营风险的出资者与经营者共同享有。

在现代企业中,经营者人力资本在企业的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也加大了经营者在企业合约签订中的谈判能力,他们在企业剩余分享

中的比例越来越大,这从广泛采用的各种经营者激励方案中可以得到证明。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这种企业所有权安排定会日益普及。

2. 会计合约安排规则与会计信息失真

所有权合约安排决定经营者和股东共享企业的剩余索取权。一个企业在特定的经营状况下其剩余到底有多少,这都依赖于具体的会计处理程序与规则,以及会计规则执行者对经济业务的职业判断和其对会计政策的选择,即企业剩余取决于会计合约安排规则。在现行会计合约安排规则中,谢德仁(1996)已经阐明了会计规则制定权合约安排的内容和原则。他认为这一合约安排首先包括一般通用的会计规则制定权、剩余的会计规则制定权两方面的合约安排。前者是指参与会计规则制定的利益各方对希望关注并能够施加影响的会计事项处理规则制定权的合约安排(如制定成文的会计准则);后者是指对一般通用的会计规则中未作明确规定的会计事项处理选择权以及对一般通用的会计规则中具有较大选择空间的会计事项处理选择权的合约安排(如会计职业判断、会计估计与会计政策选择的权利)。从中还可以引申出对一般通用会计规则的遵循和对剩余会计规则制定权适当行使的监督权的合约安排。现代企业会计规则制定权的合约安排范式是:政府享有一般通用的会计规则制定权,经营者享有剩余的会计规则制定权,由独立、客观、公正的会计专家担当外部权威来监督经营者对一般通用会计规则的遵循和对剩余会计规则制定权的适当行使(谢德仁,1996)。另外,我们认为会计规则的执行权也是会计合约的主要内容,会计规则的执行权表面上安排给会计人员,而实际上这种执行权是一种残缺的执行权,会计规则的执行权实质上主要由经营者享有。至于具体的会计规则(会计准则)合约,它由会计规则制定权合约内生决定。

政府所制定的通用会计规则就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会计准则。从企业的合约关系以及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看,通用会计规则理应由企业利益相关各方共同制定,但是,由众多利益关系方之间通过谈判来达成关于会计规则的一致意见,其交易成本之高足以使企业合约流产。如果把规则制定权单独授予其中某一方,一方面由于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可能导致制定者损害其他人的利益;另一方面,在公平的前提下其他方的搭便车行为不可避免会引起会计规则供给不足。因此,通用会计准则的制定中存在市场失灵,这时政府介入是一种较好的选择。政府具有垄断和暴力比较优势,可以节约交易成本,同时各利益相关者可以通过民主政治决策规则与程序来发表意见以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样,政府制定的会计准则就成为一种公共产品被企业合约相关各方接受。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政府制定的会计准则也不可能事无巨细地规定得十分完备,它同样是一份不完备的合约。这势必存在剩余的会计规则制定权,需要在具体的企业和场合由会计规则执行者临时行使。这主要表现为对会计处理方法和会计政策的选择,会计执行者对经济事项的估计与职业判断。这

一剩余会计规则制定权表面上看好像被赋予了会计人员,而实质上是被企业经营者所独享。因为管理人员比会计人员更关注会计信息反映的内容和结果,必然会参与和干涉会计信息的生成和传递;另外在进行会计政策的选择时,会计政策选择的主体是管理层而不是会计人员。现行的会计人员管理体制决定会计是企业的内部人员,企业经营者决定会计人员的聘任与去留,决定会计人员工资待遇。会计人员受制于经营者,只能惟经营者的旨意是从,更谈不上对经营者进行监督,因此企业经营者是实质上的剩余会计规则制定权所有者。这一点从我国《会计法》规定企业经营者对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承担主要责任的规定也可略见一斑。会计人员对会计规则的执行受制于企业经营者,是一种残缺的执行权。

这时,我们可以找到会计合约安排与会计信息失真的一般逻辑。企业所有合约安排决定企业经营者享有剩余索取权,剩余索取权的分享比例及企业剩余大小都依赖于企业的会计合约安排,而现行会计合约安排范式决定企业经营者享有剩余会计规则制定权,会计人员的会计规则执行权相当残缺,很大程度上为企业经营者所控制,因而企业剩余的计量基本上就由经营者决定。这就相当于在一项以利益为目标的比赛中,经营者既当运动员,又可以制定比赛规则并且直接裁判比赛的结果,即他充当了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双重角色。这样,企业经营者(也包括企业的其他实际控制者如董事会、大股东等)完全可以利用剩余的会计规则选择空间进行会计操纵。由于经营者的效益目标函数不可能与企业其他所有者完全一致,在经济人假设条件下会计信息失真将不可避免。虽然存在独立的外部审计,但会计信息失真的现实情况说明,这不足以成为杜绝会计信息失真的充分条件。

对于现在明显失衡的会计合约安排的形成,可以从成本因素与路径依赖两个方面去寻求答案。合约的成本包括签约时的契约成本与执行成本。契约成本应该考虑签约的直接费用与监督费用。因为契约不可能完备,当事人之间就出现了一个公共领域(巴泽尔,1989),以及相对应的机会主义行为。当事人为实现产权的价值保全,既要以公共领域为对象进行讨价还价,又要对对方实施监督,这就会发生契约费用与监督费用。合约越完善,契约费用越高,而监督费用越低,反之则相反。因此合约的完备程度取决于契约费用与监督费用的平衡。对于会计合约安排,把留置于公共领域的剩余会计规则制定权安排给经营者而不是全部利益相关者共享,正是契约成本最小的考虑。至于把会计规则执行权事实上安排给经营者而不是其他人员,则是考虑这样的执行成本最小。因为企业经营者享有对企业的天然控制权,对企业的各项经济业务最为熟悉,而且经营者直接管理会计人员的行政效率最高,这样会计合约执行成本自然就小,但这样也忽视了因为不公而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

路径依赖理论首先是在技术变迁领域发展起来的,Arthur(1989)指出技

术变革依赖于小的历史事件,并且由于递增报酬而被锁定。以后路径依赖理论被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家用来解释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历史起作用”、“自我强化”以及变迁取决于制度的初始状况和小的随机事件等特征。从历史看,会计初始产生之时完全是企业经营者自己的私事,会计规则的制定权和会计规则的执行权理所当然归经营者所有。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规模扩大、组织形式日益复杂以至到两权分离和现代企业涌现,会计合约变得越来越复杂并且令人关注时,会计规则制定权不可避免地出现分化,一般会计规则制定权由于市场失灵而不得已赋予政府,剩余的会计规则制定权和会计规则执行权则“历史起作用”地“锁定”在初始状态,由企业经营者享有。

三、会计合约安排的重构

行为科学认为,某种行为的发生一方面要有其发生的动机,另一方面还要有其发生的可能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代企业合约与会计合约的安排范式,正给企业经营者进行会计信息操纵提供了深刻的制度基础,因为他在企业中既有自己的利益要求,又能直接操纵赖以分配利益的会计信息的生成。虽然存在审计监督机制,但这充其量只能有效降低会计造假的可能性,况且,审计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还要有诸多相关配套制度作保证。因此,要根除会计信息质量问题的毒瘤,必须切断其赖以存在的制度根源。从会计造假的动机看,这主要是当事人受经济利益(企业剩余索取)的驱使。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是人的本能,且不说合理的经济人假设已经被人们普遍接受,经济学也已经证明,利益动因是目前为止一种最为有效的激励机制。要求人们不追求经济利益不仅无法做到,而且这样也从根本上不利于人类自身的发展。因为那样人们会失去努力的内在动力,整个社会也难以向前发展。既然无法从造假动机上抑制造假行为,那么惟一的方法只能切断造假人的行为域,这需要对现行会计合约安排进行重构。

重构会计合约安排应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必须改变剩余会计规则制定权合约安排,使其不再由经营者享有;另一方面改变会计规则执行权合约安排,即改变会计人员管理体制,使其不再受经营者控制。

对于会计合约安排的设计可以借鉴现行独立审计的制度安排,即成立一个半官方的独立组织——财务会计行业协会,由该协会对全国的职业会计人员进行资格认证和业务管理。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界定企业会计人员与企业的关系及企业会计合约。基本思路是:企业必须而且只能从财务会计协会聘请会计人员,企业经营者及其他实际控制者无权对会计人员进行干涉,会计人员根据政府制定的公共会计准则及相应的职业判断公正的履行会计职责。这样实际上是剩余会计规则制定权安排给独立的财务会计行业协会,会计规则执行权安排给会计人员,会计人员管理权安排给独立的财务会计行业协会。

这时,企业所有权控制安排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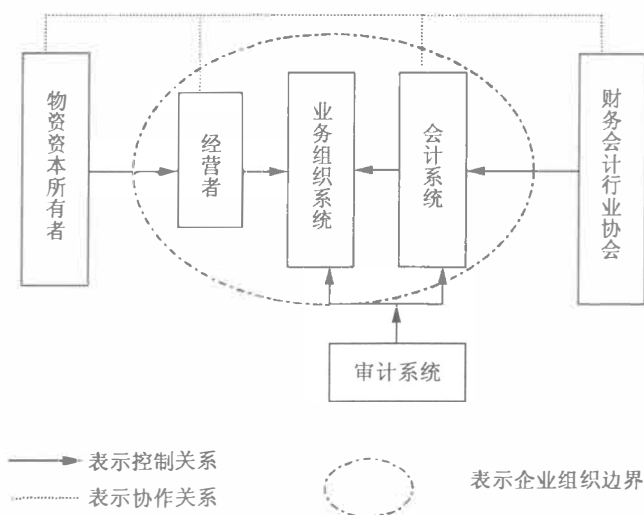


图 1 企业控制体系结构图

依据图 1,企业控制结构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物质资本所有者和经营者签订合约,依据企业所有权合约安排,主要由经营者对企业的经营业务进行控制,出资者与经营者共享企业剩余索取权。二是为了防止经营者(或实际控制人)的道德风险,利用资本所有者信息不对称以及自己对企业天然的控制优势(主要是剩余会计规则制定权和会计规则执行权)制造虚假信息损害其他人的利益,成立独立的财务会计行业协会对企业进行会计控制。第三个层次是安排外部审计进行会计监督,以保证会计人员对剩余会计规则制定权的适当行使和会计规则执行权的履行。

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制度的有效性取决于对会计人员的激励与约束问题。其要点有两个:一是会计人员的待遇可由企业支付,基本待遇可由财务会计行业协会依据会计人员的职称水平确定,但对于会计人员的激励只能以其是否公正公允的履行职责为依据,而不能与企业利润挂钩。二是对会计人员的约束,可以外部独立审计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判断为准绳,并且由财务会计行业协会对会计人员进行相应的奖罚。

参考文献:

- [1]张维迎. 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 [2]谢德仁. 企业剩余索取权:分享安排与剩余计量[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 [3]冯巧根. 会计控制的委托代理分析[J]. 会计研究, 2000, (11).
- [4]方红星. 制度竞争、路径依赖与财务报告架构的演化[J]. 会计研究, 2004, (1).
- [5]刘健生. 企业会计人员管理体制的经济学分析[J]. 会计研究, 1999, (9).
- [6]杨瑞龙, 周业安. 交易费用与企业所有权分配合约的选择[J]. 经济研究, 1998, (9).
- [7]谢德仁. 会计信息的真实性与会计规则制定权合约安排[J]. 经济研究, 2000, (5).
- [8]谢德仁. 会计规则制定权安排的范式与变迁[J]. 会计研究, 1997, (9).
- [9]张维迎. 产权安排与企业内部的权利斗争[J]. 经济研究, 2000, (6).
- [10]周其仁. 市场里的企业: 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J]. 经济研究, 1996, (6).
- [11]王咏梅. 会计信息披露的规范问题研究[J]. 会计研究, 2001, (4).
- [12]David Emanuel, Jilnaught Wong, Norman Wong. Efficient contracting and accounting [J]. *Accounting and Finance*, 2003, (43): 149~166.

Accounting Contractual Arrangement and Distortion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LIU Jian-qiu¹, LIU Dong-rong²

(1. *Business School,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2. *Business Schoo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A modern enterprise is a nexus for a set of contracting relationships. Accounting is a part of enterprise contract and its essence is the measurement for extent and effect of contractual execution. The residual claim is entitled to the manager by contractual management of enterprise and the right of determining residual accounting rules and right of executing accounting rules are also entitled to manager by accounting contractual management. The institutional management as the manager has the right to claim residue and control residual measurement is the institutional logic for distortion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In order to completely change information distortion, we must reconstruct the present contractual management right of determining residual accounting rules and the right of executing accounting rules.

Key words: accounting contractual management; right of determining accounting rules; right of executing accounting rules; residual claim and residual measurement; distortion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